

让文艺评论告别“高冷脸”

马忠

近日,吴子林先生在《文艺报》发表《理论文章也可以是“文学”的》一文,提出理论文章应该打破枯燥的学术套路,写得像文学作品一样鲜活有文采,既有深刻思想又能让普通人读得进去。这一见解切中当下评论写作时弊,笔者深以为然。

现在文艺评论最大的毛病就是文章太死板,读起来干巴巴的,这直接影响了评论该发挥的作用。文艺评论得跟上时代,回答当下大家关心的问题,但不能光讲大道理。评论工作者写文章,既得有专业分析,又得有个人风格,把理性分析和感性表达糅到一块儿,让文章更生动、更有看头,这样读者才愿意读,评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

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,可谓风生水起,堪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辉煌时期。究其原因,固然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历史转型的大结构中,既参与了历史的重建,又推动了文学回到自身的进程。纵观那些精彩的文学批评,无一不是带着批评者的个性色彩,不但文学性荡漾,而且字里行间,看得到批评者的人格和性情。换言之,只要阐释从文本出发,就必然会与文艺共振,通过批评彰显文艺的感性、诗意和审美意蕴。反观当下,越来越多的文艺评论成了理性有余、性情全无的“僵尸语言”。有的文艺评论,熟练操作理论、理论先行,充满各种概念和术语,而较少主体的体验、感悟和直觉表达,缺少从文本出发的解读和分析。怎能不让读者敬而远之呢?

文艺评论也是一种创作,只不过它牢牢立足于作品的

文本或具体的文艺现象,作出性情与理性兼备的价值判断与审美阐释。这种评论思路紧跟文学的审美特征,使文艺评论呈现“文艺味儿”,具有诗意和美感,而不是和哲学批评、时政批评毫无差别。所以,转作风改文风树新风,要求评论者要有文体意识的觉悟,评论文体的解放与革命最直接的成果是使新时代评论文章具有文采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不拘一格的形式。过去评论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格式,规范化的长篇大块理论文章的格式。这固然体现了理论评论的理论性、严肃性品格,但古今中外许多具有真知灼见、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传之后世的文论、诗论,并非都出自“大块论文”,而是出自各种样式。如中国古代众多诗话、小说评点,古希腊柏拉图的《文艺对话集》,现代鲁迅、陈望道、朱光潜等许多优秀的文艺批评,都是以杂文、对话体、随感等样式写成的。有的虽然每篇只有几百字,但言简意赅,提出新的观点,切中文学要害,读者每看一篇,都能受到一点有益启示。因此,除各种专题性、综合性的长篇论文外,还应倡导不拘一格,有多种文体的评论文章,丰富文艺评论的表达方式,提高文艺评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。

二是富有文采的论述。文艺是美的领域,文艺评论是美的思绪,它的任务是发掘美、阐述美、肯定美。每一篇(幅)作品,都是作者情感与才华的结晶,它们以独特的姿态,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世界的感悟。评论者不仅要解

读作品表面的美,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意,让观者在我们的引领下,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。实践表明,文艺评论文章完全可以做到既有理性的光芒,又有感性的温度。在论述中融入文采,让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充满生命力,让读者在享受美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评论者对于艺术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见解。

三是真挚炽热的感情。文艺贵在情感,文艺评论亦非无情物。没有感情的评论文章,总是干瘪、枯涩、平庸、味同嚼蜡,而浸润着浓郁感情的评论文字,其表现形态往往是语畅辞达,文采飞扬。而这种感情,不能从外面灌输进去,它必须滋生在对艺术形象的深刻感受和精辟分析基础上。评论者进入了作家的情感世界,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冒险,明代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中讲:“尔心非我心,焉知我心之有得也。以我之心,置于尔心,俾其得我之得,虽两而一矣。”就是强调评论家应当以心换心地进入文本,以深切体悟的方式,追求与作家情感共鸣、心意相通。当代许多评论文章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、洋溢着诗的激情,文字摇曳多姿、情感气势起伏,强烈地感染打动了读者。

当然,也应该指出,文采毕竟只是对文艺评论一个方面的要求,不是说文采便是一切。文艺评论有逻辑有分析,还有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哲学、心理学以及文艺本身全部知识。文艺评论首先是评论,其次才是文学和艺术。如果不顾文艺性,就会失去读者,但过于单纯追求评论文采,就会失去评论本身价值,要做到二者兼顾。

双塔

郭俊生

人的一生,会有很多的送别场景,这样的依依,那样的不舍。爱有多深,情就有多长;情有多深,心也会带多远。每逢离别之时,纵有千言万语,又怎能道尽心头的牵挂和不舍?从古至今,离别的场面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,送别的语言也千变万化,描不尽一片情,写不尽一腔血。无论是涕泪涟涟的泪别,还是撕心裂肺的心别,或是荡气回肠的壮别,这一曲曲离歌别酒,无不让人为之动容。尤其是在唐诗的浩渺星空中,送别诗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流星,划过心灵的天际,闪耀着无尽的忧伤。这些诗作不知感动过多少人,牵动过多少人的心弦。现在,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令人心碎的诗之世界。

泪水滴落,是离别的诗篇。泪水滴落的那一刻,好似珍珠洒落心湖,离别之痛,刻骨铭心。

“一曲离歌两行泪,不知何地再逢君。”这是韦庄在衢州江上送别李秀才时的吟咏浅唱,通过音乐和泪水,直接表达了内心的感动和悲伤。同时他在问自己,这种离别之后,又不知在何时何地才能再次相见,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。杜牧在《赠别二首·其二》之中面对离别,感叹“多情却似总无情,唯觉樽前笑不成。蜡烛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。”四目相对,爱意满满。此时,唯有宴席上的蜡烛仿佛还有惜别的心意,还在替离别的我们流泪到天明。

“近来攀折苦,应为别离多。”长安城外,王之涣与友人即将离别之时,正值杨柳生长的春季,于是王之涣有感而发,写下了这首《送别》诗。尽管春风中一株株杨柳树,沿着御河两岸呈现出一派绿色。但最近攀折起来已不是那么方便,我想这应该就是因为此时离别的人儿太多了吧!古时折柳赠别是离别的情意缠绵之体现,他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那份不舍以示挽留之意吧!

心的离别,是离别的伤痛。送君千里,终须一别。

“南浦凄凄处,西风袅袅秋。一看肠一断,好去莫回头。”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在白居易的《南浦别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西风袅袅萧瑟的秋天里,到南面的水滨旁送别亲人,心情情感凄凉。回头看一次就肝肠寸断,请您放心前去,再不要回头。那样我更难受。

同是心的离别,而孟浩然《送朱大入秦》却又有所不同。“游人五陵去,宝剑值千金。分手脱相赠,平生一片心。”我们知道在古代,宝剑的文化意义深远,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,还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文人墨客常以剑喻德,剑在文学作品中象征着气质和性格。宝剑出神入化的形象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孟浩然在送朱大时这种宝剑赠英雄,既是侠义形象的刻画,又是友情的进一步升华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宝剑,那就是我的心。

“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这是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二首·其一》中最真挚的吐露心声之词。从清澈无瑕、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,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。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王昌龄《送柴侍御》中的诗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吟诵。诗人这种迁想妙得的诗句,既富有浓郁的抒情韵味,又有它鲜明的个性。把两地距离由远化近,突出强调了心理距离之近,更是一种创新性的表达。

最能够感动人心的离别当属壮别,让人感觉,分离不再是悲伤,是另一种相聚。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这是何等悲壮之别。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这首诗,这句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强烈、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。所以这是一场深情悲壮的离别,但又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。这首诗在唐代便被谱成歌曲演唱,称为“阳关曲”。

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。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”这首诗一改以往传统离别诗的写法,没有悲凉凄怆之气和苦苦缠绵之态,没有纤弱和黯然,除了深情厚意的情怀吐露,更多的是劝勉和叮咛朋友,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、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。

只要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,纵使你到天涯海角也如近在比邻一般,这是何等洒脱和壮美!由此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也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。

该诗之所以能够为历代诗家所推崇,成为名作,是因为诗作独树一帜、变化无穷、意境优美,犹如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,包容着无数的丘壑,有看不尽的风光。读后让人感觉酣畅淋漓,豪迈奔放。

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高适的《别董大》又是何等的洒脱。这样的离别怎能不让人心潮激荡,感慨万千。

诗意的离别能开出艳丽的花朵,让人们觉得离别这种伤感的事情也是那样美丽。千百年过去了,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品味唐人的这些诗作,依然觉得还是那样情深意重,宛若琴弦上婉转悠扬的天籁之音,直击人的心灵深处,那些浓墨重彩如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画面,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之美。

离情别意

郭俊生

唯美唐诗

温厚笔触下的蓬勃少年

——《山下午锄二》的人物塑造

李 馨



《山下午锄二》书影

作为乡土的女儿,葛水平多次坦言童年的农村生活带给她无尽的滋养。对乡土的热爱、赞美、悲悯与惋惜,是葛水平写作的不竭动力,也构建了她作品的独特意蕴。长篇儿童小说《山下午锄二》(希望出版社2024年出版)是一部对乡村生活饱含深情的作品,在这部作品中,葛水平将书写重心转向儿童,作家投向乡村的目光因此更加柔软而温厚。

小说以午锄二村的小学生万周为主角,书写他多彩的暑假生活:跟五叔上山找蟒蛇来为二胡做琴筒,去王大爷家听神怪故事和乡野传说,陪五叔去邻村卖二胡,去柳树河与小伙伴戏水,为五叔偷剪邻居家马尾毛并引发一场“断案”风波……跟随着万周在房前屋后的足迹,读者仿佛也嗅到午锄二村那泥土的芳香,感受到睽违已久的乡村生活的温暖安宁。

农村绵长的文化传统和悠远神秘的传说吸引着万周。王大爷通过大门楹联和“九毛九”故事,让万周浸润山西人节俭和上进的品质;五叔拉出的苍凉二胡声,拨动了少年那根叫作“惆怅”的心弦,丰富着他的情感体验;黄鼠狼和狐狸的精怪故事,西山“用簾席做扁担,头发丝当绳索,挑着两座山峰站在石头上练体力”的神人和神石,带给万周无限的向往。神话传说内蕴的丰沛想象力和自由浪漫的气质,使村庄和村民仿佛染上一层神性的光泽,也让读者获得极大的阅读满足感。

在小说中,农村特有的人情世故也给了万周丰富的情感教育,其中尤以马尾毛引发的两次争执最为集中。第一次争执,是由于五叔做二胡琴弓时用尼龙取代马尾毛,引发买家来顺的不满,二人争执不休,却因身边没有拉架说理之人,只好勉强接受万周的调和。第二次争执,起因于万周偷偷剪了黑毛叔家的马尾毛送给五叔当礼物,却导致五叔被误会。五叔和黑毛叔一路推搡着走过谷子地、苹果园、柳树河,再从河边折返回村头祠堂,然而收秋的忙碌季节,只有鸡的逃窜和羊的旁观增加着热闹气息,始终缺乏说理的“观众”,二人只好“一笑泯恩仇”,结束了这场打架。两次争执中,双方心理的转变过程、乡人的血气方刚和质朴率真,被作家写得流畅自然又妙趣横生。

自然同样滋养着万周的成长。承载乡土传统与风俗民情的农村生活,从来都与自然无限贴近。触目皆是青山绿水,他像一个小兽一样在山野中奔忙:抓蛇、放蛇、摘连翘、采蘑菇、放牛、戏水……在这里,一名写作者要做的,便是借助大自然说话,跟着生活一起来达:替草木说话,我用绽放的语言;替河流说话,我用清澈的语言;替雪山说话,我用高洁的语言;替大地说话,我用泥泞的语言;替野生动物说话,我用率真的语言;替牛羊说话,我用谦卑的语言;替日月星辰说话,我用閃亮的话语;替收入说话,我用虔诚的语言。

在我们这个语言膨胀的时代,文学写作的第一要义,可能还是用尽可能少的话说尽可能多的东西。删改对作家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,就是进一步去除恶。——杨志军

在我们这个语言膨胀的时代,文学写作的第一要义,可能还是用尽可能少的话说尽可能多的东西。删改对作家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,就是进一步去除恶。——石一枫

一切都是那样原始又自然,山间万物袒露着自己,并与乡人赤诚的灵魄紧贴着。跟随万周的身影,我们感到山间的雾霭和虹岚带来了久违的清新和自由之感。如果不是有丰富的乡土经验和对乡村的绵长情感,作家的书写不会那样得心应手。蛇皮的冰冷与绵软,菌盖中满布的蛆蝇,连翘果实的色泽与香气,信手拈来又贴合情境的山歌与方言谚语……借用伍尔夫对E.M.福斯特的评价,如果说这些对乡村风物的描写是一种浓密而坚实的躯体,那么作家正是用一种精神的光芒使这躯体获得了蓬勃的生机。

更重要的是,葛水平对乡村生活及其依托的山林自然的书写,并非旁观和描绘,而是更接近于感应和体察。人和自然的深度呼应,在万周偷马尾毛的夜晚达到高潮。对于将农村生活作为经验而非体验的作者而言,自然始终是一个与人能够声气相通的所在。正是这种声气相通,让小说情节与氛围如此和谐,达到醇厚圆熟的艺术境地。

暑假结束了,万周这个“没王的蜂”要上中学了,镇上的中学语文老师代替五叔成为万周新的榜样。这个乡野的精灵将带着他全部的乡村经验,接受学校和社会给他的教养,体验成长与收获。

葛水平曾感慨:“童年流溢在望远的目光中早已不归,可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?!”通过作家温厚细腻的书写,《山下午锄二》使温热的乡土生活和灵动的乡村少年又一次在纸上活了起来。葛水平是为迎风奔跑的年龄塑像,也将远去的童年做了美好的定格。



《山下午锄二》插图

一篇短篇小说就是一幕人生戏剧、一种生活方式,甚至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哲学,如何截取描摹这段生活至关重要,没有好的结构方式便匆匆下笔,正如一个莽撞无能的伐木工面对一棵大树,这里砍三下,那里锯两下,结果出力不讨好,终究不得要领。——张学东

作家谈艺

与伟大作品来一场较量

金汝平

刚开始写作时,笔是灵巧的,笔是轻盈的。现在,笔竟如此沉重,我甚至无力把它拿起来。持续不断地写作,抽空我的内心,它多么贫乏。唯有穿越这贫乏,才会抵达真正的丰富和完满。

通过阅读,无不伤感地发现:那些我们想说的话,有人已代替我们说了。那些我们想写的诗,别人也代替我们写了。然而,这绝非一个人掷笔不写的理由。因为仍有那么多尚未说过的,等我们去说,那么多尚未写出的,呼唤我们去写。存在的无限性包括了写作的无限性、言辞的无限性。河流不死,浪花不死,水滴不死。我们就这样以微不足道的“热爱文学”的名义,加入到生生不息的文化建设中。

众多低劣粗俗的平庸之作,类似惨绿的死水一潭,漂浮着枯枝败叶、塑料袋,匆匆看一眼就捂着鼻子逃之夭夭。伟大的文学作品,却像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那样雄伟、绚烂、壮观,让我们热血沸腾!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:伟大作品以其雄伟森严的精神巨力,压垮了一代代读者,有可能彻底摧毁一个读者的骄傲和自信。学习成为膜拜,自身隐匿的或多或少创造力可能被无情扼杀。读者止步于读者,哪怕是一个好的读者。而伟大作品也激发起另一些特殊读者的复杂感情。一方面是承认,另一方面是否认。一方面是热爱,另一方面是热爱中的叛逆与抗争,重新估定一切价值,世界浩瀚的美与丑等等未知,仍等待着后来者去无畏地冒险、探索。什么诗到唐代已写尽了,什么荷马但丁以后无人写了,都是屈从于文学强大秩序的悲叹之音,尤其量暴露自身的虚弱无能罢了。不少人奋力而起,挺身而出。并以自己的强力意志与才华,和那些伟大作品生死相搏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我也要写得和他们一样奇妙、一样好!这时,读者变为作者,文学史才这样光怪陆离、百鸟齐鸣、百花齐放。

当然,写作是极为艰难之事。信手涂鸦,即成佳句,一挥而就,皆为名篇,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?做黄粱梦吧。关山重重,杀机四伏,魔城鬼域,寸步难行。如此神话,不过是文学史上的鬼话,真实而残酷的情况是“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为了选中一个字,写作者需反复推敲多个字;为了留下一首诗,诗人得写出许多诗,然后承受时间无情苛刻的选择!辩证法早已森严地启示我们,愿我们的耳朵能够听懂它的启示,它的教诲。

另外,那些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,耗尽生命,用语言的累累巨石,建筑起坚定强大的精神堤坝,耸立无数世纪,也最终被时光流水冲垮。的确,时间之前,没有什么什么是坚不可摧的,没有什么什么是牢不可破的。但这就是他们的劳作、他们的壮举、他们的欣慰。

向经典作品学习,向每一代经典作家敬礼!



作家生活